

汉语同义词辨析中存在的对称特征

田 禾

I 引言

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同义词,在对意思相同或相近的两个甚至多个同义词¹⁾进行辨析时,通常要涉及到同一组词在语义层面及句法层面的异同。而同义词在语义层面上的异同往往要通过语用层面的异同来体现。也就是说,从同义词辨析的方法来看,总体上要从两方面来进行,一是,对同一组同义词在句法、词性上有何不同特征的考察;二是,对相同句法条件下出现的同一组同义词在语义上有何区别的考察,也就是当同一组同义词的语义、句法特征基本相同时所作的语用环境的考察。这两方面的考察可以说是每一组同义词在进行辨析时都必不可少的步骤,其中语用的考察更为复杂。

众所周知,汉语的同义词多数集中在形容词、动词这两大类中,其他如介词、副词,包括名词、助词都有同义现象。除了词性相同的情况以外,也有意思相近但词性不同的情况,每一组同义词都有各自在语用和句法上的个性特征,需要个别地一组一组地加以辨析。不过,除了“个案”处理以外,如果能从同义词的辨析方法上找到一些有规律的“共性”,无疑会为整体把握汉语同义词的辨析方法提供参考。

黄国营、石毓智(1993)在讨论形容词时发现,表示可量化的属性值的一组反义词,如“大/小”、“多/少”等,双方在分布上是不平衡的,“有反义关系的一对词的其中一方承担了另一方的任务”,文中以“小张有多高”为例,指出这个问句“不论是多高高低都问到了,这时的‘高’就摄入了‘低’的语义。表示量大的、多的可以摄入表量小的、少的语义,反过来就不行了”。反义形容词的这种不平衡的分布如果可以称之为“不对称”的分布,那么在同义词的辨析中往往可以看到“对称”的分布。

拿同义词“学/学习”来说,在音节上一单一双;在与宾语关系上前者是强制性的,后者是自由的;从能否占据主语或宾语位置来看,前者合格度很低,后者合格度很高。这些体现在音节上、句法上的对称性分布虽然不是每一组同义词都具有的特征,但是可以说如果一组同义词在句法上不具有对称性,那必然在用法上具有对称性。比如能愿动词“会/能”。二者音节相同,都可以在动词前出现,都与否定词“不”相容,等等。这些句法层面的相同使二者的不同点无迹可寻。但是如果从语用角度来观察,二者的不同又是一目了然的。“她很

1) 本文所说的一组同义词均包括等义词和近义词在内。

会说”与“她很能说”在不同的语境中凸显了各自的语义倾向，“会”所表达的[技巧上]的擅长与“能”所表达的[数量上]的优势恰好是一组[质]和[量]的对称。不过，语用角度的考察显然要考虑很多，远不如句法层面的特征那样容易观察到。

本文分别从句法、语用两个侧面来探讨同一组同义词的对称性特征，以期为寻找汉语同义词辨析的操作方法提供一些基本素材。

II 句法上的对称

1. 音节特征

张谊生(2000)指出汉语的副词与谓词搭配时往往受到副词音节的影响，并根据副词的音节多少，将副词与其所修饰的谓语中心词的搭配规则做出大致的分类，有“自由搭配型”、“部分限制型”、“严格限制型”。洪爽(2014)考察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1012个副词，其中有一大类是“同义单双音节表达的副词”，如“刚/刚刚”、“重/重新”、“白/白白”、“互/互相”等。这一类副词都是一组一组的同义词，洪文中提到，从音节搭配来看，可自由搭配的共有40组90个，如“刚/刚刚”等，“[1+1]、[1+2]、[2+1]和[2+2]都是合格的音节搭配结构”。而另有28组73个“允许[1+1]、[2+1]和[2+2]，而排斥[1+2]结构”的，如“重/重新”等。同样还有排斥[2+1]结构的9组21个，如“白/白白”等。另有“只允许[1+1]和[2+2]，而[1+2]和[2+1]则是不合法的结构”的40组99个“严格限制型”，如“互/互相”。虽然四种搭配组合在各个同义词组中的分布不同，但除了可自由搭配的情况以外，都呈现出一种对称性特征。具体举例来说：

- (1) 灾民们振奋精神，重建家园。
- (2) 这份材料有问题，需要重新填写。

[1+1]的“重建”也可以换为[2+1]的“重新建”，但是[2+2]的“重新填写”不能换为[1+2]的“*重填写”，而只能是[1+1]的“重填”。也就是说，单音节的“重”对谓语中心词在音节上是有选择地搭配，而双音节的“重新”在音节上是自由搭配，单双音节的这一组同义词呈现出对称性特征。

实际上众多研究表明²⁾，“[1+1]和[2+2]的韵律模式符合汉语‘求偶成双’的特点，是最为普遍和常见的格式”。可以说，单音节的副词通常与单音节谓词搭配、双音节的副词通常与双音节的谓词搭配，这种对称是最为常见的。所以符合这种对称分布的“严格限制型”同

2) 据洪爽(2014)所述，冯胜利(2006)《汉语书面用语初编》；周韧(2012)《汉语状中结构的韵律模式考察》、《汉语教学与研究》(5)；洪爽(2010)《单音节副词及重叠形式修饰谓词性成分的韵律问题》、《语言科学》(6)，都有相同结论。

义副词也比较多，而且这种搭配的不同也是很容易观察到的，如“互/互相”：

(3) 我们互学互助。

(4) 我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单音节的“互”与单音节谓词“学”搭配，而不能换成“*互学习”，反之亦然。

与最常见的单单相配和双双相配的对称相反，排斥[2+1]结构的同义副词最少。如洪文中提到的“白费”、“白浪费”、“白白浪费”都可以说，但[2+1]结构的“*白白费”就不行。可以说，排斥[2+1]结构的同义副词中单音节的可与谓词在音节上自由搭配，而双音节的是有选择地搭配，仍然是一种对称。

纵然不是所有的同义词都会有音节上的单双之分，甚至单双一组的同义副词也有一部分不受限制的“自由搭配型”的，但是，单双一组的同义副词各自与谓词在音节上所受到的搭配限制往往会呈现出对称性的分布，在进行同义词辨析时有意识地从这一角度进行对比无疑会事半功倍。

副词以外的其他词类也有很多单双音节一组的同义词，如形容词“美/美丽”。

(5) 她是个美女。

(6) 她是个美丽的女人。

一方面仍然呈现出在音节上单单双双搭配的对称性，另一方面因为是形容词，所以单音节“美”后头不能带“的”，而双音节“美丽”允许“的”随后出现。

与副词、形容词的单双音节同义词不同，一组动词单双音节的同义词虽然在与其它成分搭配上的也呈现出音节上的对称，不过往往有词性的改变，通常是双音节的兼有名词性特征，如前文提到的“学/学习”：

(7) 孩子们都在学字/学写字。

(8) 孩子们在*学习字/学习写字。

(9) *学/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也很充实。

名词的一组单双音节同义词往往呈现出“整体”与“部分”的对称，通常是单音节的词内涵丰富，包括了双音节的词所表达的概念。如“河/河水”：

(10) 一条大河波浪宽。

(11) 河/河水很清。

以上分析说明,从音节的角度来说,不管是哪一类词,只要是单双音节一组的同义词都基本符合单双音节搭配的对称规则,也有其中一个可自由搭配,而另一个有选择地只能与单音节或只能与双音节搭配的情况。音节搭配的对称分布在不同的词类中又各自引发了其他一些有规律的现象。

2. 与否定词的搭配

汉语的两个否定词“不”和“没”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对同义词,不过因为这两个词涉及到的语义语用句法等层面相当广泛,很难三言两语地概括出二者的不同,究其二者本质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也众说纷纭。张立飞、严辰松(2011)的专著中将这两个否定词的分工概括为“从形式上体现了现实与非现实在语义上的对立”。笔者认为,所谓的“现实与非现实”更为直观地表现为是否能以说话人(有时是句子中的主语)的主观意志来控制的情况,能够控制的就可以用“不”,反之则使用“没”。“不”和“没”与谓词结合,往往进一步突显出谓词的语义或句法特征。

在同义词辨析中,与否定词有关的考察发现共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一组同义词中的一个可以接受否定词的否定,另一个没有否定型,可以说是肯定和否定的对称。还有一种是同义词中的一个只能选择性地接受“不”或“没”的否定,而另一个无选择,即与否定词的自由组合与限定组合的对称。这两种类型分别从不同角度揭示出一组同义词各自的不同。

2.1 第一种类型

石毓智(2010)认为,“‘不’只能否定连续量词,‘没’只能否定离散量词。”³⁾这本专著的思路是“先用定量和非定量的概念来鉴别哪些词可以自由地用于肯定结构和否定结构,哪些词只能用于肯定结构,不能用于否定结构”。对于动词、名词、形容词这三大类词的否定类型,石先生的观点是“动词倒应该跟名词归为一类,因为它们最典型的数量特征都是离散的,所以两类词最常用的修饰语都是‘没’;然而形容词最典型的数量特征是连续的,所以它最常用的否定词是‘不’。”不过,形容词中也有不能用于否定结构的,如:

(12) 这辆轿车不贵。

(12)' *这辆轿车不昂贵。

在例(12)和(12)'这组同义词中,由于“贵”这个形容词是个非定量词,相对于反义的“便宜”来说有个很大的容纳空间,“有点儿贵/很贵/非常贵”等等都是“贵”的范畴,所以这个连续量可以用“不”来否定。而“昂贵”有了一个表示高额的修饰语,将“贵”的连续量特征终止,“昂贵”相对于“贵”来说几乎没有等级空间,所以是个“点”,也就是说“昂贵”

3) 有关概念详见石毓智(2010)第三编。

是个定量词，所以只用于肯定结构。

有些同义词情况比较复杂，比如下例中的“亮/明亮”：

(13) 硬度还好，就是光泽差点儿，不亮。（*不明亮）

(13)′ 教室灯光不明亮，对学生们的视力有影响。

(14) 灯不亮了，换个新的吧。

乍一看似乎“明亮”不能用于否定结构，仔细比较可以发现，在表示宝石等“光泽明亮”的义项中，“明亮”相对于连续量词“亮”来说是个定量词，因此不能用于否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宝石即使“不亮”也仍然可以有一定的光泽，也就是说“不亮”不仅指完全否定的“暗淡无光”，也包括“不太亮/有一点儿亮”等语义等级，因此是个连续量词。而“明亮”正如例(12)′中的“昂贵”，没有分等级的内涵，是个“点”，所以例(13)的否定结构与“明亮”不相容。而当“明亮”表示“光线充足”的义项时，其语义有了“比较充足/非常充足”的等级，变身为连续量词，所以就可以用于否定结构来表示“不太充足”。与之相对应，例(14)中的“不亮”往往优先选择表示“灯坏了”的完全否定。

以上分析表明，一个可以用于否定结构而另一个只能用于肯定结构的一组同义词一定是定量词与非定量词的对称，其中也会出现只局限于某个义项的对称。

2.2 第二种类型

同义词“知道”和“明白”中前者只能接受否定词“不”，而后者多数情况是受“不”修饰，也可以接受“没”的否定，如：

(15) 这件事我以前不知道，现在才听说。（*没知道）

(16) 你再讲一遍，我还是不/没明白。

“知道”虽然跟形容词一样只能用否定词“不”，但其词性只有动词这一个。而“明白”除了作动词以外，还可用作形容词。如：

(16)′ 她讲得非常明白。→她讲得不明白。

也就是说，有些同义词虽然其中一个可以接受两个否定词，但并不是所有的义项都可以。实际上，往往是同义词中的一个词具有词性兼类的特征，在其兼有的两种词性中发生分别与否

定词“不/没”对应的情况。⁴⁾

3. 重叠的对称

区别动词跟形容词的一个判断基准就是重叠形式的不同，通常认为动词重叠为ABAB型，形容词为AABB型。但并不是所有的动词或形容词都能重叠，所以在一组同义词中会出现一个可重叠，另一个不能重叠的对称。如“漂亮/美丽”，前者可重叠为“漂漂亮亮”，后者不行。“高兴/愉快”这组同义词中，前者既有AABB型也有ABAB型⁵⁾，而后者不能重叠。

(17)她高高兴兴地出门儿了。

(18)放你一天假，让你高兴高兴。

李宇明(2000)认为，性质形容词的AABB型跟ABAB型分属“度量”和“动量”两个范畴，分别表示“加大”和“减小”，这明显也是一种对称。

动词同样也有同义词中一个可重叠，另一个不行的情况，如“嘱咐/嘱托”这组同义词，前者可以说“嘱咐嘱咐”，后者不能重叠。如同形容词中有的兼有两种重叠形式一样，一部分动词也不仅可以重叠为ABAB型，也可以重叠为AABB型。如：

(19)你把瓶子摇晃摇晃。

(20)他摇摇晃晃地回了屋。

(21)小船摇摇晃晃地顺着河流远去。

虽然“摇荡/摇晃”都是动词，但二者均可以AABB型重叠。李丹(2011)认为AABB型的动词表示一个动作行为一直在某种状态下持续。套用李宇明(2000)对性质形容词的解释，似乎可以说，有两种重叠形式的动词其ABAB型表示“减小”，属于“动量”范畴；AABB型表示“加大”，属于“度量”范畴。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动词ABAB型表达轻松的语气，AABB型表示状态长时间的持续。

4. 句法位置的对称

任何一个词都要占据一个句法位置，因此根据一个词通常所占据的句法位置可以判断这个词的词性。比如典型的形容词是可以充当定语、谓语的，但是具体到某个形容词就未必那

4) 这一结论是针对杨寄洲、贾永芬(2005)的1700对近义词的逐一测试而来的，具体来说主要是动/名兼类，当作为名词使用时只接受否定词“没”。逻辑上说应该有第三种情况即一对同义词分别只能接受一个否定词的否定，也就是两个否定词组的对称，但实际上只有2.1及2.2所谈及的两种情况，并没找到分别与两个否定词一对一的同义词。

5) 据李丹(2011)调查，两种重叠形式都有的双音节形容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共有5个，即“高兴、忽悠、痛快、热闹、辛苦”。但是如果按照李宇明(2000)的观点来看，远不止这5个。例如“精神”既可以说“精精神神地去上班”，也可以说“洗洗脸，精神精神”。

么典型。郭锐(2002)指出,“很多形容词都可以做定语,但其数量远不如过去想像的那么高,只占形容词总数的29%”。拿“自动/主动”这组同义词来说,二者在定语、谓语位置上呈现出一些明显的不同特征:

(22)这栋大楼的正门,开合都是自动的。(*很自动)

(23)对方很主动,积极要求会面。

(24)引进自动设备后提高了产量。

(25)他主动(地)要求下农村锻炼。

(26)存款到期后就会自动(地)转为活期。

“自动”可以直接做定语,但不能出现在“很”之后。“主动”不能做定语,但可以受“很”修饰。这两个词都可以直接或伴随“地”来充当状语。杨寄洲、贾永芬(2005)对于这两个词的词性均定为“形容词”⁶⁾,但如果按照郭锐(2002)的划分标准“把其中能受‘很’修饰的词归为形容词、而把其中不能受‘很’修饰的词归为区别词”,“自动”则应为区别词。当然形容词的划分很复杂,这里并不是讨论划分方法的优劣,但不管怎样,在同义词辨别中,如果是一组形容词的话,往往会在能否占据定语位置这一点上出现可/否的对称分布。同时这一特点基本上是跟能否受“很”修饰同步的。

一组均为动词的同义词在能否占据谓语位置这一点上看不出有何不同,但能否带宾语,以及能带什么样的宾语往往会显出不同。试比较“喜爱/喜欢/爱好”这一组同义词:

(27)国人喜爱(看)京剧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儿。

(27)' 国人对京剧的喜爱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儿。

(28)国人喜欢(看)京剧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儿。

(29)国人把唱京剧当成自己的爱好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儿。

如果从论元的角度来说,“喜爱/喜欢/爱好”都是二价动词,并且两个论元都是“国人”和“京剧”。但在句子表层,“喜爱”跟“喜欢”一样都可以带名词宾语及动词词组宾语,而“喜爱”还可以当名词用。“爱好”在现代汉语中更多的是作为名词使用。可以说,动词同义词之间的异同多数体现在其是否兼有名词词性这一点上,对两个否定词“不/没”的容许度也同样验证了笔者的这一看法。

5. 与助词的搭配

这里所说的助词指三个结构助词“de”和动态助词“了/着/过”。同义词在与这些助词

6) 这本“外国人学汉语工具书”整本书的词性划分中没有出现“区别词”这一类,可以考虑是将区别词、状态词都归在形容词这一类里了。

搭配时受词性语义等影响，呈现出不同特征。如“坚定/坚决”这组同义词，与结构助词搭配时有所不同：

(30) 我们坚定地站在正义的一边。

(31) 我们坚决(地)支持中央的正确决定。

“坚定”必须有“地”才能出现在状语位置上，而“坚决”后边的“地”多数情况下不出现。“坚定”可以充当定语，而且必须带“的”，如“坚定的信念”，如果没有“的”就成了动宾结构的“坚定信念”。也就是说“坚定”兼有形容词和动词两类，而“坚决”只是形容词，可以做谓语，可以受“不”否定，但几乎不能当定语。比较起来可以说“坚定/坚决”这两个形容词中，前者趋近动词、后者趋近副词。

动词大部分都能带“了/着/过”，但并不是全部。如动词同义词“爱护/保护”中前者不能带“了/着/过”，后者却都可以：

(32) 他很爱护自己的东西。(*爱护了 *爱护着 *爱护过)

(33) 他保护了这几个难民。(保护着 / 保护过)

“爱护”可以受“很”修饰，跟形容词一样具有状态特征，而大部分能受“很”修饰的形容词都不能带“着”，不过可以进入[X着呢]句式，如：

(34) 他对自己的东西爱护着呢。

在这个句式中确实出现了“着”，似乎给人一种“爱护”可以带“着”的错觉。事实上，[X着呢]构式(construction)的压制(coercion)作用，使在X位置上出现的词在语义和语法特征上受到句式的制导，整个构式产生新的构式意义，并不是X这个词汇本身的语法特征。同样，“爱护”也可以出现在带“了”、“过”的句式中，如：

(35) 他静静地小心爱护了她一辈子。

(36) 他尊敬过她、爱护过她，可是这些情感都成了过去。

“爱护”分别在[Y了+时段]构式及[Z1过、Z2过]构式中出现，也是由于构式的压制作用，仍旧不能看作是动词“爱护”本身的语法特征。

以上分析表明，在能否与助词搭配这一点上，同义词中也会出现可否的对称。但具体到每一组同义词，要注意将词汇本身的语法特征与某种特定的构式区别开来。

Ⅲ 语用面的对称

1. 语义偏重

同义词的语义在长时间的使用过程中产生愈来愈明显的分化，比如同义词“疼/痛”，YeeChinGAN (2014)认为二者“皆由外在的疼痛感受引申出心理的感受”，但“‘痛’更多地引申表内心的苦痛及尽情地进行某一行为动作；‘疼’仅引申表心疼、疼爱”。产生语义偏重的原因很复杂，在同义词辨析时可以不涉及。语义偏重的结果笼统地说就是造成一组同义词“各司其职”，并且往往出现一些对称性分布。

形容词常出现的是修饰对象的不同，如“坚硬/坚实”，前者修饰具体名词，后者修饰抽象名词。动词可以是受事的不同，如“压迫/压制”，前者的对象是人或人身体的一部分，后者的对象是异己、与自己相左的意见等。量词的不同通常是其限定的名词不同，如“对/双/副”，前者所限定的名词可以是临时组成的(比如“一对花瓶”)，中间所限定的名词是固定的(比如“一双鞋”)，后者所限定的名词必须一起使用(比如“一副眼镜”)。

语义的偏重除了上面提到的具体和抽象的对立，也有同义词中的一个包容了另一个的情况。如“样子/样式”这组名词同义词：

(37)她看上去有点儿不高兴的样子。

(38)这件衣服样子/样式真不错。

前者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东西，而后者只能指东西，不能指人。再比如“清楚/明白”，除了共同的表懂得义以外，前者还有视力好、还有容易辨认的意思，而后者没有。

语义的偏重还可能发生一组同义词的语义程度深浅的对称。如“轻视/忽视”，前者是主观上故意地不重视，后者仅因为疏忽，前者比后者程度深。再比如“短促/短暂”都表示时间短，但前者更短。

以上这些内涵和外延的对称分布也可以同时兼有，比如上文提到的“轻视/忽视”除了语义程度深浅以外，“轻视”的对象主要是人，也可以是事物，而“忽视”的对象是事物。

2. 语体色彩

同义词的语体色彩的对称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口语和书面语的对称，另一个是褒贬义的对称。比如“妻子/老婆”，前者较文雅，后者在口语中常用，而且这个说法有些难登大雅之堂。“如果/要是”中前者书面语色彩更浓一些。“一举/一下子”前者用于书面语，后者用于口语。“或许/也许”也同样一个用于书面语，一个多用于口语。不过，口语跟书面语的区别在现代汉语中或者说是在某些使用人群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仅是一种倾向而已。相比之下由口语或书面语带来的与句子中其他词语的搭配则更为重要。比如“一举”的书面语色彩使之可以形成四字格“多此一举”，而口语“一下子”就无法进入。褒贬义的对称也直接影

响到词语的搭配并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句子的语体色彩，如“享受/享乐”，前者是中性词，后者多用于贬义。“出售/出卖”也同样。所以“享受生活”、“贪图享乐”、“出售产品”、“出卖朋友”等等的褒贬义也由此产生。

IV 结语

同义词的辨析是在意思相同或相近的一组词语中进行的“求异”，逻辑上讲在语义基本相同的前提下，其“异”必然显现出在用法上同义词中的一方“有”另一方“无”、或者是一方“可”另一方“否”的对称性分布。本文所提到的音节、否定词的选择、重叠形式、句法位置、与助词的搭配，以及语义偏重和语体色彩，可以说是从整体上对同义词辨析所应当考虑的对比项目的概括，当然并不是穷尽，只能说是比较容易求得“异”的几个项目。

参考文献

- 黄国营 石毓智 (1993) <汉语形容词的有标记和无标记现象>,《中国语文》第6期
 洪爽 (2014) <汉语副词修饰谓词性成分的韵律问题再探讨>,《语言学研究》第十五辑
 张谊生(2000)《现代汉语副词研究》学林出版社
 杨寄洲 贾永芬 (2005)《1700对近义词语用法对比》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张立飞、严辰松(2011)《现代汉语否定构式的认知研究——项语料库驱动的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石毓智(2010)《汉语语法》商务印书馆
 李丹(2011)<双音节动词和形容词的重叠形式研究>,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李宇明(2000)《汉语量范畴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郭锐(2002)《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商务印书馆
 YeeChinGAN(2014) <常用词“痛”、“疼”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国际汉语学报》第5卷第1集

汉语同义词辨析中存在的对称特征

田 禾

同义词的辨析是在意思相同或相近的一组词语中进行的“求异”，逻辑上讲在语义基本相同的前提下，其“异”必然显现出在用法上同义词中的一方“有”另一方“无”、或者是一方“可”另一方“否”的对称性分布。本文所提到的音节、否定词的选择、重叠形式、句法位置、与助词的搭配，以及语义偏重和语体色彩，可以说是从整体上对同义词辨析所应当考虑的对比项目的概括，当然并不是穷尽，只能说是比较容易求得“异”的几个项目。

首先从音节的角度入手，以同义副词为例进行分析，认为纵然不是所有的同义词都会有音节上的单双之分，甚至单双一组同义副词也有一部分不受限制的“自由搭配型”的，但是，单双一组同义副词各自与谓词在音节上所受到的搭配限制往往会呈现出对称性的分布，在进行同义词辨析时有意识地从这一角度进行对比无疑会事半功倍。并推及形容词、动词、名词，指出从音节的角度来说，不管是哪一类词，只要是单双音节一组同义词都基本符合单双双音节搭配的对称规则，也有其中一个可自由搭配，而另一个有选择地只能与单音节或只能与双音节搭配的情况。音节搭配的对称分布在不同的词类中又各自引发了其他一些有规律的现象。之后考察了否定词“不/没”在同义词中的对称分布，发现共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一组同义词中的一个可以接受否定词的否定，另一个没有否定型，可以说是肯定和否定的对称。还有一种是同义词中的一个只能选择性地接受“不”或“没”的否定，而另一个无选择，即与否定词的自由组合与限定组合的对称。在对形容词和动词的重叠形式的辨析中，套用李宇明(2000)对性质形容词的解释，指出动词的AABB型/ABAB型与形容词的两个重叠形式具有相同特征。在围绕动词、形容词这两大类同义词，针对各自的句法位置和与助词的搭配的不同特征进行分析时，也涉及到了词类划分的不同标准以及构式意义与词汇的基本语义的区分等问题。最后从语用层面举例说明各类词都会呈现出同义词双方在语义内涵和使用外延的对称分布，并简略地提到了口语/书面语、以及褒贬义在同义词中的对称。